

拓宽人文视野 抒写教育情怀

归来吧, 孩子们!

代蕊

节气上已经过了处暑, 天气渐渐凉了起来。特别是早上, 人走出门去, 清凉的秋风扑面而来。

距离开学还有两三天, 我踱步在校园里, 此时, 偌大的操场只有我与这一群鸟存在着, 它们从树上“呼啦啦”地飞下来, 轻轻地落到我们红色的塑胶跑道上。它们在前面轻轻地跳着, 我在后面慢慢地跟着。它们根本就不怕人, 哪怕是走到跟前, 也只是象征性地飞一两米, 又落下来了。

看这群鸟的架势, 仿佛它们才是这操场的主人。不禁想到, 等到开学后, 这操场哪还有它们的地盘? 一个个小孩从教室里飞奔出来, 在操场上奔跑、翻滚、追逐、嬉戏……这些鸟啊, 白日里怕只能沦为看官了! 只有早晨和傍晚才又成为它们的主场。

不信你看, 到时候乒乓球场上, 孩子们在专心致志地打乒乓球; 篮球场上, 孩子们排成长长的队伍练习投篮; 足球场上, 一拨一拨的小运动员踢着足球; 田径场上, 哨声一响, 一个个孩子即刻飞奔出去……还有羽毛球、健美操、武术操等等, 这哪里还有鸟的空间呢?

离开操场, 我一个人走上了教学楼, 此时的教学楼十分安静, 抬头就能看到横在眼前的青山, 再往远处望去, 峰峦起伏连绵, 光影扑朔。

平日里很少这样静静地看一看这些山, 只是在上课间, 从教室窗户一眼瞟出去, 只见山峰青翠, 河水宁静。有阳光的时候, 河面最好看, 阳光洒在河面上, 像是一把星星抛到了水面上, 微风拂过, 亮闪闪的。下雨的时候, 山峰最好看, 山间烟岚弥漫, 似云似雾, 又像一幅墨迹淋漓的山水画。

四季流转, 不管窗外景色如何, 教室里都有几十个高高低低的学生坐着。一间小小的教室容纳下了他们所有的声音: 有朗朗的读书声, 有举手时

胳膊肘碰到桌面的“砰砰”声, 有写作业的沙沙声, 有找东西的摩擦声, 有桌椅板凳碰撞的声音, 也有同桌之间的窃窃私语声……这些声音成了教室里的交响乐, 让这一间原本平淡无奇的教室充满了生气与活力。

此刻的教室, 空荡荡的, 只有这些桌椅在安安静静地等着它们的小主人回来。当然, 不仅仅是这些桌椅, 校园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在等待着学生归来。

等学生归来, 校园里的银杏树叶已经开始泛黄了, 一把把小扇子在校树梢摇摇欲坠; 一树树玫红色的紫薇花开得正艳丽, 以最饱满的热情迎接孩子们; 小广场的鱼塘已经清理过了, 重新注满了清水, 两三朵白色的睡莲浮在水面上, 几尾游鱼畅游其中; 校园里的杂草也已经被拔掉了, 平平整整的草地像一块新铺的地毯。

除了校园里的这些花草树木, 老师们也都在满心欢喜地等待着你们的归来。暑假天该换灯的换灯、换门的换门, 修补桌椅的修补桌椅, 每一处该检查维修的都已准备妥当。老师们也一大早就来到了学校里, 开始收拾教室, 扫地、拖地、除尘、擦灰、摆放桌椅……忙得不亦乐乎, 都希望能以最好的状态迎接你们的返校!

孩子们, 校园还有许多的新变化, 比如一批哥哥姐姐已经毕业了, 我们又迎来了一批新的小弟弟、小妹妹; 我们很多班级的教室做了调整, 开学后, 你们又可以开始布置新教室了; 我们有些科目还换了新的老师, 你们又可以感受到不同老师的上课风采了。……当然, 校园的变化远不止这些, 只有等你们到来了慢慢去发现。

孩子们, 快快归来吧! 让我们的身影一起散落在校园里的各个角落吧!

快乐
盛利者摄

时间的声音

章铜胜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如果时间如逝水, 那么时间流失的声音, 是不是就是水流的声音呢? 那是清澈舒缓的声音, 还是湍急回旋的声音? 或许, 时间本就是无声的。

晚上, 一家人围坐在桌前吃饭的时候, 女儿突然问我: “爸, 你觉得是你现在的时间过得快, 还是以前的时间过得快。”我想了一下, 还真不好回答。时间的流逝, 并没有快慢之别, 有时候快慢只是一己的感受而已。

女儿的问话, 让我想起蒋捷的词《虞美人·听雨》来, 词的结尾是: “一任阶前, 点滴到天明。”时间在蒋捷的心中, 是不是那一片雨声呢? 那是在少年、壮年和暮年的不同年龄阶段, 听到的不同的雨声, 他所听到的是时间的声音吗? 而在暮年, 从那点滴到天明的雨声里, 词人听到的是一种人生的况味吗, 或者是词人关于雨声的一些记忆? 在不同的雨夜里断续回放着, 时间的声音, 有情还似无情。

时间的声音, 是风走过的声音。在冬天夜读, 喜欢读史。史书上, 很多表述都极简洁, 一番金戈铁马的史事, 一段斗智斗勇的历史, 往往只是三言两语就讲完了, 每每读到这些时, 我就觉得有些意味

未尽, 就想知道那些文字之外的一些内容, 于是, 只有冥思遐想了。一凝神, 还没有神游八荒呢, 就听到窗外风吹过空荡街道的声音, 时间就这样悄然流走了, 不觉之间, 夜已深, 只得早点睡下, 而心思还在那一段历史中沉浮。对于我来说, 时间的声音, 就是冬夜里风走过街道时留下的“呜呜……呼呼……”的声音, 有时低沉, 有时咆哮。

时间的声音, 还是雨落在树叶和土地上的声音。还在乡村生活的时候, 我就喜欢雨天。雨天通常是闲着的, 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闲着多好啊。雨不大的时候, 或是雨停歇的间隙, 可以到田野里走走, 听听雨声, 听听草叶上的雨珠落入池塘的声音, 清脆的“叮咚”一声。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着, 不一会儿, 便是晌午, 或是黄昏了, 在茫然的雨声里, 在雨珠滴落的声音里, 时间过得真快。此时, 时间是雨落下的声音, 不疾不缓, 悄然流逝。

时间的声音, 还是花瓣张开坠落的声音, 又或者是稻穗低头的声音, 还可能是其他的什么声音。我希望自己能听到时间的声音, 哪怕是极其细微, 至少我感受到了时间, 知道它在悄然流过时, 还特意跟我打了声招呼。

么出息, 让您失望了。”

实际上, 作为一名教师, 我是不会以贫贱富贵、地位高低来区分我的学生的。只要他们能自食其力, 进而能为他人、为社会做些什么, 就是我的最大的荣耀和安慰。

几次交往以后, 他们把称呼由老师改成了英姐, 因为我们之间只相差了5岁, 尊重中又增添了许多亲近。

后来, 我的小班长丽娜、飞毛腿李平、总有鬼主意的“小不点”通过他俩也找了上来, 聚拢到我身边。一来二去的, 他们也英姐长英姐短的叫了起来, 我们亦师亦友亦亲缘, 不知道的人, 还真搞不清我们的关系呢。

每个教师节, 都会收到学生的祝福。那一刻, 幸福在我的周身荡漾。我只是做了教师应该做的, 他们却给予了我那么多。感谢小江和佳佳, 以及我所有的学生们, 是他们成就了我当老师的梦想, 是他们充实了我的青春岁月。

做老师真好!

做老师真好

侯晓英

那个教师节的前夕, 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老师, 我们想您, 想去看看您。”

“你们是谁呀?”

噢, 想起来了, 18岁刚工作的我就接了一个毕业班。一番雷厉风行的整顿后, 班级管理步入正轨, 我很有一番成就感。不曾想来了两个“问题”转学生, 小江(化名)和佳佳(化名)。迟到早退, 不听话还捣乱; 把女生的辫子绑在椅子上, 把水盆装上水倚到门框上; 替小朋友出头打碎了人家的玻璃……他们俩软硬不吃, 搞得班级鸡犬不宁, 一片混乱, 让没有经验的我乱了阵脚。

——是他们啊!

他们说这些年心心念念的, 好不容易才找到我。

见了面, 我拉着他们的衣袖, 看了又看: 长高了, 长大了。是啊, 他们都是当爸爸的人了, 也步入了中年, 但是在我的心里, 一直还是他们小时候的模样: 背着空瘪的书包, 脏兮兮的小手, 黑黑的指甲, 两行永远也擦不干净的鼻涕……

“老师, 还记得您给我洗过

脸吗?”

——学校总检查个人卫生, 没办法呀。

“老师, 您走到哪儿就把我带到哪儿。”

——不帶不行啊, 一眼看不到, 就给班级闯祸。

“老师, 我们犯错误, 您从来都不打骂, 还对我们笑。”

——那是无可奈何的苦笑啊, 我已经黔驴技穷了。

这么多年以后, 我才知道, 小江是单亲家庭的孩子, 当时内心充满愤怒; 佳佳家里孩子多, 父母忙着工作根本照管不过来。他们扒过火车, 在学校的厕所里偷着抽烟, 打群架不敢回家, 夜宿草垛……因为他们太淘气了, 初中只念了几天就被劝退了, 我就成了他们最后一任老师。

他们说这些年始终没有忘记我, 常常梦见我, 梦见我摸着他们的头, 拉着他们的手, 温和的跟他们讲道理……我恍然大悟, 当时的他们是想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关爱啊!

在他们不经意的叙述中, 我的心隐隐作痛。当时不够了解和

关注他们, 没能给他们更多的关怀和帮助, 愧对了教师这个称号, 可他们却说我是他们最好的老师, 还像当年那么年轻、亲切。接过他们送过来的一大束鲜花, 我不知说什么好……知道他们家里老人安好、孩子健康, 我的心情才渐渐好起来, 不知不觉中也笑容满面了。

他们也没有什么正式的工作, 但都能靠双手辛勤劳动、生活。现在佳佳开出租车, 小江经营着一间理发店, 小日子都过得踏踏实实, 自得其乐。小江的爷爷住在老年公寓。每次去看爷爷的时候, 他都带上理发的工具, 为那里的老人义务理发。老人们都夸他心肠好, 他说这是顺便就能做的事, 没啥。佳佳和车友们组织了爱心车队, 谁家有个为难事急用车, 他们一呼即到, 不收取费用。

我很高兴, 他们从莽撞少年变成了能够独立门户的男子汉。我也很感动, 虽然他们小时候很淘气, 但长大了却不失善良人性。

他们说: “老师, 我们没有什

忙碌是件幸福的事

胡美云

母亲带小侄子从遥远的江苏到福建过暑假, 近10个小时的动车行程, 母亲年事已高, 加上又带着孩子和行李, 真是辛苦至极。她却只在到达的第一天勉强休息了一下, 第二天一大早, 就开始对我的家进行细致巡视, 为即将开启的大扫除清洗拉响了前奏。

果然, 傍晚我回家时, 和她所有她曾来过的日子一样, 门前的走廊上, 已整整齐齐地摆满被洗刷干净的鞋子。客厅的地板, 鞋柜, 橱柜, 也毫无例外地露出新颜, 得意洋洋地向我这不大勤快的主人示威, 一扫之前尘土染面萎靡不振的可怜相。

不是不心疼母亲的劳累。母亲早在不分昼夜的过度劳作中透支了身体, 以至不过60岁出头, 身体就有许多零件敲起了警钟, 不得不向岁月低头妥协, 如此之下, 神态上就自然看着比实际年纪苍老许多。以往的干净利索一去不复返, 如今, 在母亲的手下, 所有的简便家事, 都要比从前慢了几倍的速度缓慢地进行着, 看着就令人心酸。

但是, 我却并不想制止母亲这样迟缓笨拙的劳作。

这几年, 母亲一直在江苏帮着小弟带孩子, 单调而清闲的城市生活, 还有和周围人无法沟通的语言, 让她空出许多时间。闲着的母亲过得并不开心, 除了在楼下小区闲逛打发时间外, 母亲大部分的时间和心情都耗在和自己的儿子斗嘴置气上了。许是心情不畅的原因, 连带着母亲嘴上的抱怨也多了起来。

暑假来的这些日子里, 母亲倒过得格外充实起来, 紧皱的眉头也渐渐舒展开来。白天我不在家时, 她除了做饭、午睡。其他时间都在家里找机会清洗或修补东西。一些被我丢弃的旧衣, 某双被我收到忘记穿的鞋, 没有一样能逃过母亲的双手和双眼。即使晚上一起静坐闲聊, 母亲也极少有停歇的时候, 或者收衣叠衣, 或者寻东寻西地缝补。

我喜欢看着母亲忙碌的样子。喜欢在清晨睁开眼时看到已经起床的母亲, 拿着抹布在客厅里抹抹擦擦; 喜欢在刷牙洗脸的间隙里, 听着身边的母亲一边搓衣, 一边絮叨: 这大夏天的衣服啊, 就是怕汗味, 汗味怕热水, 衣服一定要放热水里泡啊……

母亲老了, 做事的动作迟缓又吃力; 母亲老了, 话里重复的语句越来越多; 母亲老了, 到了想忙碌而忙碌不起来的年龄。

我喜欢看着母亲忙碌的样子。如果说儿时眼中忙碌的母亲曾是我心中无所不能的偶像。那么如今努力忙碌着的母亲则是我心里的千万缕柔丝, 是不为人知的岁月尚静好的一幅画, 是人生疲倦时督促着前行的动力……我知道, 母亲也喜欢看着我的忙碌, 在我不停歇的身影上, 母亲一定是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样子吧。

一直很奇怪有“碌碌无为”这样的词的存在, 所有的忙碌都有痕迹。即使平常如母亲般洗衣烧饭的忙碌, 平凡如我般为烟火人生奔波的忙碌, 因为有了互相的围观、欣赏与心疼, 即使碌碌无为, 于我、于母亲, 都是幸福的。